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 萧 娴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25 字数 96,000 字

1962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新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500 册

统一书号：11100·053 定价：0.45 元

内 部 发 行

重 印 说 明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会暨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六十年代初编辑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现在重印发行。在付印之前，对其中有些文章，由作者本人作了某些修改；有的文章中因事实有出入，我们把读者的来函更正附于书后；对原书中的错、别字以及某些年、月、日和地名、职务等等有错误的地方，由编者作了校正。特此说明。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981年5月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和核对史料。

二、所撰资料以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凡调查研究的成果,现有资料的考证,罕见的原始资料,外文译稿,旧作,遗著,孤本,确有史料价值者,亦酌量选载。

三、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的各方面(据《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征集时限可以顺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稿件不拘观点,不限体裁。

四、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五、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六、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如有其他刊物转载本选辑所刊载的稿件,请事前告知。

目 录

辛亥年第九镇新军秣陵关起义

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徐 森 谌秉直(1)

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马凌甫(16)

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实录郭汉章(29)

扬州徐宝山片断谌秉直 蒯明荪 王炳均(40)

杨永泰被刺案真、假相高一涵(45)

新桂系内部派别斗争的我见我闻邓昊明(50)

励志社与黄仁霖侯鸣皋(61)

汪伪特务组织的演变和李士群之死杨蔚云(78)

抗战胜利后入越受降的一些回忆朱 僊(87)

我参加“行宪立法委员”竞选的一幕邹树文(103)

国民党第九十七师南京近郊起义的回忆王晏清(107)

昙花一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制陈中凡 林子硕(118)

三育大学——美帝文化侵略的一个据点苏醒之(124)

来函订正(132)

辛亥年第九镇新军秣陵关起义 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

徐 森 湛 秉 直

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南京九镇新军首先响应，在中华门外秣陵关起义，并进攻南京城。虽因弹药缺乏，未克奏功，但退到镇江之后，旋即重整旗鼓，联合原驻在镇江的部分新军为基干，扩大组织江浙联军，再向南京进攻，终于击败了清军，光复了南京。当年，我们均为九镇军官之一员，亲与其役，爰不惜老废，特把我们亲历之境，亲见之事，直率写出，不加点缀渲染。其中是非得失，亦不加以评论。若境非亲历事非亲见，又无法证明其是真实情况的，宁愿简略，绝不敢以耳代目摭拾其闻。故本篇所及，重在信而有征，俾将来编写近代史者作为参考资料。

武昌起义前后江苏陆军第九镇的动态

江苏陆军第九镇，系两江总督周馥奏请编练的新军。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按全国所编的新军序列定为第九镇（当时的镇相当于今之师）。辖步兵两协（当时的协相当于今之旅），每协辖步兵两标（当时的标相当于今之团）。其协和标依照镇之序列编为十七协，辖步兵第三十三、三十四两标；第十八协辖步兵第三十五、三十六两标。此外，尚有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依照镇的序列编为马队第九标，炮队第九标，

工程队第九营，辎重队第九营。又有宪兵队三营，统辖于镇，此为当时新军一镇的编制。特镇部队所用的枪枝，多半购自外国，有日本三八式、德国毛瑟式，亦间有汉阳造的，但为数不多。所用的大炮，则有日本的平射炮和德国的管退炮。那时，第九镇司令部及步兵第十七协司令部和其所辖的步兵第三十三、三十四标、马炮各标、工辎各营，均驻在南京。至于步兵十八协司令部和其所辖的步兵第三十五标驻镇江，步兵第三十六标驻江阴。

第九镇统制(统制相当于今之师长)徐绍桢(固卿)，原为江苏候补道。第十七协统领(统领相当于今之旅长)孙铭，第十八协统领杜淮川，第三十三标统带(统带相当于今之团长)王光照，第三十四标统带杨言昌，第三十五标统带敖正邦，第三十六标统带陶澄孝，马标统带刘步青，炮标统带刘维騃，工程营管带(管带相当于今之营长)邓质仪，辎重营管带方咸五，宪兵司令陶骏保。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军官，均系指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任职人员而言。他们均系留学国外的学生，除炮队统带刘维騃系留学奥国外，其余都是留学日本的。

第九镇成立前一年，即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先有督练公所的设置，以为江南各路防营之枢纽，内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由江苏候补道朱恩绶(湖南人)总办其事，后改称总参议，这就是总督的参谋处。端方督两江时，总参议为舒清阿；张人骏督两江时，总参议为杨晟。凡有关第九镇的器械服装马匹餉糈以及教育训练卫生各事务，统归督练公所筹划，以为成立新军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据说，一镇的开办经费约需纹银一百四十万两。

当清末改练新军时，清廷通令各省督抚，按照陆军部拟定的新军章则，征募新兵编制训练。这时，闽浙总督李勉林就委徐绍桢主办其事。绍桢本系书生，不知军事，恰值李督新由南京调去

两位江南陆师学堂毕业生彭汝亮、厉明度二人，便由他们代为规划一切。于是绍桢便成为一个知兵的干员，李督颇为倚重。嗣以两江总督周馥去任，李督调任两江，江苏亦正在编练新军，就把绍桢奏调前来南京，主办新军之事，遂成立江苏陆军第九镇。李督旋因病告老还乡，清廷调湖北巡抚端方任两江总督。光绪三十三年，清廷又调端方任直隶总督，以张人骏继任两江，所以在辛亥革命时，两江总督为张人骏。

当江苏成立第九镇时，南京本驻有江防军(即绿营部队)，被称为旧军。第九镇系新编的部队，被称为新军(新军旧军系社会上流行一时的称谓，并非特定的名称)。江防军军统张勋统辖步兵二十三营，其下有统领二员：一为王有宏，一为赵会鹏，各领十营。其余三营，直辖于统部，称为亲兵(即军统的卫队)。以上旧军则分驻于南京城关内外各要隘，担任省防。而新军则驻城内，专事训练，不担任防务。此时新旧两军同驻一地，新军则鄙视旧军，旧军则嫉忌新军，双方之间，不无隔阂。于是新旧两军，便成冰炭。

新军成立之时，革命思潮已波及全国各地，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活动亦深入到新军。特别在初级军官及士兵之间，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潮影响，日益扩大。如第九镇的步兵第三十三标统带赵声，字伯先，江苏镇江人，系江南陆师学堂第二期毕业生，同盟会会员。当他任统带时对他的部属时常鼓吹革命，后被总督端方闻知，把他撤职查办，赵即避到香港去和黄兴等同志从事革命工作。他虽去了职，而他的革命种子，已由三十三标布满了全镇初级军官和士兵们的脑海中，正在孕育发芽。中上级军官与初级军官间之矛盾，更促进了革命的倾向，加速了革命的行动。当时新军编制师法日本，清廷所设的军谘府(即参谋本部)，各厅处长

悉为留学日本的士官毕业生。军谘府正副大臣毓朗、戴润虽为皇族，但不知军事，故各厅处长，对于用人行政握有相当的实权。徐绍桢本系旧官僚，和这一班新贵素不相识，在第九镇初成立时，徐对中级官尚土洋并用，及后为巩固个人地位，对中级官便重用留学日本士官毕业生，借作桥梁，以便与军谘府这一班新贵联系。对留学欧美毕业的，便不重视。至由内地军事学校毕业的，除一二旧有人员任中级官外。其余悉为初级官。而这一班士官毕业生，本是初出茅庐，对于军队毫无阅历。但一到了第九镇，起码不是教练官（今称团附即副团长）就是管带（今称营长），他们（士官生）也就自高自大起来，对初级官大有羞与为伍的神气。一班初级官都是从第九镇成立时就服务的，又系直接训练士兵的，其军队阅历自然要比士官为深。起初一班初级官，总以为留学外国的，学术当然要比在内地的好的。乃日久看出士官生除逐日高车驷马、酒食征逐外，对于学术并无所长，对于事务亦不知处理，由此都轻视之，上下便砌成一道墙，咸欲借革命驱逐留学生出部队。

当武昌革命军起义之时，江防军军统制便乘机向总督张人骏挑拨谓新军全是革命党，无一可靠。张督本是旧官僚，对新政毫无认识。因此，不但对九镇官兵发生怀疑，就连统制徐绍桢也被嫌疑。对江防军则益加信任，倚若长城。特奏保张勋为两江军务帮办。而徐绍桢此时亦恐所部为外力引诱发生叛变，不无惴惴。即令第十七协统领孙铭同往各标召集全标正副目（正副目相当于今之正副班长）训话，略谓这次武昌第八镇叛变，无异以卵投石，自取灭亡，切勿步其后尘等等。接着孙铭又补充一番，大意还是要叫大家效忠清帝，不得乱动等语。同时，徐又召集各营督队官（督队官相当于今之副营长）和各队队官（队官相当于今之连长）一一询问所部士兵是否不至发生叛变，各军官们假意的提出保证，金谓

所部无一个革命分子。其实这时革命气氛已笼罩全镇，正如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有那些留洋的中、上级军官还在梦中。

武昌首义事变愈扩愈大，两湖总督瑞澂，逃上外国兵舰，汉口汉阳亦都被革命军占领。江督张人骏对第九镇更加疑虑，亟想缴第九镇的枪械，但又怕因此激成事变。如不令缴枪械，又觉第九镇虎视眈眈，终难驯服。因此辗转踌躇，不能安定。徐绍桢因被张人骏怀疑，亦亟要表白，便令各标营将平时准备实弹练习存储的弹药，悉数缴还军械局。绍桢以为这样办，既可表示自己此心无他，并可减少人骏的忧虑，那知人骏的疑虑心终不能去。适遇江宁藩司樊增祥，两次代理总督迄未升迁，对清廷心怀不满，亦想促动第九镇革命。因向人骏建议说，武昌叛变的是新军，而由京汉铁路南下平乱的也是新军，新军不全是革命党。比如一树果实，其中有一颗生虫，不能认为全树果实都生了虫。庄子寓言曾说，有一老妇失去柴刀，疑系右邻一青年窃去，便伺察该青年的行动，几无处不似做贼的，后来老妇在自己柴堆里把柴刀寻获，再伺察该青年的行动，并无一点做贼的样子。现在大帅（称人骏）对第九镇既有似老妇失刀之疑，依本司的（樊自称）意见，不妨令第九镇在宁部队暂时移驻郊外，不令入城。俟武昌乱平，再令回驻城内外。届时又安知不似老妇获刀释去前此的疑呢。人骏从之，便令第九镇驻南京的各部队，克日移驻本城南郊外距城六十华里的秣陵关附近。

张人骏既听从了樊增祥的建议，樊增祥旋即到了马标，召集马炮两标初级军官（炮标与马标相邻近），告知对人骏所说的话，嘱代转达其他标营的初级军官，并云：“你们（第九镇官兵）移驻郊外，一方面可免大帅猜疑，一方面自己的行动也可自由。至于粮

饷，我已代筹备好了，不必顾虑。”于是徐绍桢在樊增祥讲过话的第二天，就率领各部队（计有步兵第十七协三十三、三十四标，马队第九标，炮队第九标，工程第九营，辎重第九营，及宪兵营）向秣陵关（距中华门外六十里）开拔而去。镇司令部和协司令部以及步马的标本部、工辎的营本部都驻在秣陵关镇内。各部队则在秣陵关镇外幕营。这就是一九一一年旧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南京九镇部队走上了革命征途的一个纪念日。

九镇开拔出城，南京人民遭殃

陆军第九镇部队开拔出城后，江防军无异拔去了眼中钉。从此就肆无忌惮，任意横行，除逐日到民家翻箱倒笼掠夺财物外，更复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凡是剪去辫发的青年和穿着学生装的少年，都被指为是革命党，一律捉将官里去，不分皂白加以杀害。当时，湛秉直（本文作者之一）也是一个无辫发的军人，在镇江第九镇步兵第三十五标充任队官，奉营长林述庆（镇江起义后林被举为镇军都督）之命，到宁密取联系。不料一到之后，南京情势突变，四城紧闭，大捕党人，陷于危城之中，无法飞越。后来幸亏南京陆军小学堂德籍教官爱格尔先生接到湛的一封求救的信，亲自乘马来家接应，并带来了一辆马车送之出城，始得脱险回防，参加革命。至于居民方面，张勋的大辫子兵借口检查革命党人，实行逼取人民财物之事，更不胜数，弄到家家户户，日夜不安，走投无路。有的托庇教堂，掩护一时。有的借外国教士之力，护送出城，暂且躲避。这时，逃难的民众，争先恐后，途为之塞。下关车站行李堆集如山，轮船码头几无隙可寻。甚至有在饥饿线上伫候三日，尚不能成行者。

在此期间，有江防军秘书长万绳式出面维持地方秩序的一段插曲。张勋在南京钓鱼巷新娶了一个妓女名叫小毛子，宠爱异常，万绳式是她的寄父。万是南京本城学界中人，张勋因爱屋及乌，聘万为秘书长，颇加信任。同时，又有红卍字会会长陶保晋，亦系南京学界中人，与万素相友好，由万的关系，取得张勋的黄色令旗一面，有此令旗，即可通行无阻。陶又联系南京学界中人士雇琪、伍崇学、范宸、濮祁等，通过张勋成立一个地方治安会（地址在现在的白下路），协助维持治安。并制成铜质的红卍字会的证章和木质的红卍字会的门牌，凡行人衣襟上带有证章者，可免盘查。大门上悬有门牌的，可免检查。又商店门头漆有红卍字会徽章的，可免抢劫，地方秩序赖以稍安。

这时，城内谣诼繁兴，人心惶恐。适有第九镇的退役兵士苏良斌，本是一个无赖子，又有一个流氓叫崔瑛，他们两人的家都住在江宁县署近傍，因此同县署中的差役都很熟识。苏良斌知道第九镇到了秣陵关之后，必要举义，便同崔瑛勾结县署牢狱，一俟九镇向城市进攻时，即释放狱内囚犯，扰乱地方，以为内应，借此向革命军邀功。忽有谣传第九镇订于九月十六日（旧历）发动攻城，苏良斌信以为真，便通知牢狱是日把狱中囚犯释放。囚犯出狱，四出抢劫，如仓巷一带的民家，花牌楼的当铺，北门桥的商店，都被抢劫一空，城内秩序大乱。地方治安会不明真相，误以为革命军已攻进城来，遂匆匆忙忙地把预先准备好的一面大白旗高悬在大门外，表示欢迎革命军。未几，这几十个囚犯都被江防军捕获梟首。地方治安会这时才知道是误会，又赶忙把白旗收起，换上黄旗。所幸，未被江防军看见，否则，治安会不免要发生问题了。后来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苏、崔二人被捕，判处死刑。

第九镇秣陵关起义，进攻雨花台失败

陆军第九镇开出南京后，便同虎兕出柙一般，脱去了羁绊，一到了秣陵关，初级军官们不等待上级命令，即下令所部把刺刀马刀一律开口，准备肉搏冲杀，夺取雨花台炮台，以为进攻南京之据点。这时，已是万籁俱寂，月光照满了大地的时候，只听到各队里发出了一片霍霍的磨刀声，和凉风里吹送来阵阵马嘶声。这种情景，激发了战士们的杀敌精神，士气甚旺，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一显身手。

这时，驻镇江的步兵第三十五标，驻江阴的步兵第三十六标，得知南京的部队准备起义，正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只等候命令一到，便可同时动作。

至此全镇上中级军官（指日本士官毕业的），如梦方醒，才知道所属部队已不能听其指挥，而本身亦不能为部下所容。于是能逃者就逃，不能逃者只好收起他们平日那种夜郎自大的骄傲态度，对部下俯首听命，假意赞同，遇机再图脱逃。徐绍桢在秣陵关见所部革命声势愈扩愈大，不能遏止，便据情用书面报告张人骏（当时郊外不通电话），派正军械官（即今师部军械处长）郑为成（江南陆师学堂毕业生）入城投递，郑便借此离开了镇部前往镇江，从事革命工作，未将绍桢的报告投送督署。绍桢不知报告未曾投递，只觉人骏方面迄无回音，是对他怀疑已深。再回顾各标营革命呼声已响彻云霄，往日所重用的上中级官都无能为力，且多数逃走，形势逼人，只好倒在革命一边，响应起义。因先将两个旗籍军官看守在镇部内，将镇部余存枪弹数千发，发给步兵第三十四等标，以表示附和革命。又派正参谋官（相当今之师参谋长）沈桐午（日本留学士官毕

业生)为总指挥官,尅日率队进攻南京城。

此时发给步兵三十四标的枪弹每兵只有三粒,初级军官以子弹不足,认为不能轻举,而由上海运来子弹已在途中,不如稍迟两日再行动。绍桢则声言此不足虑,并已和江防军方面接洽妥协,新军进城决不抵抗,就是这几粒子弹,聊备而已,并不需用,故不必等沪弹运来,方树一帜。官兵听了这话,以为绍桢先和江防军接洽,也是可能的,遂信其言。翌日(阴历九月十八日)拂晓,就大张旗鼓向南京聚宝门(今称中华门)前进。此时除步兵第三十四标外,其他部队如步兵第三十三标及工辎等营、马炮等标(炮标计野炮一营山炮两营)虽无弹药,亦随同前进,以壮声威。但炮标第一营因系野炮,道路不良难以运动,暂留在宿营地。第二第三两营均系山炮,仍随同前进。炮标第一营营长范滋泽便将所部士兵和马匹配合马枪(有空响无实弹)编成先遣骑兵团,在最先头前进。沿途不断地由总部传来消息,或说聚宝门已经开放专候新军入城,或传雨花台已树立白旗迎接新军,催促各部迅速前进。

午后四时顷,先遣骑兵团抵花神庙附近,骑团长范滋泽在高地上用望远镜了望雨花台方面,并无一面白旗,即令士兵,用空响发射了五、六发,以试探雨花台动静,不料雨花台方面便有数十发实弹飞来。范知前此沿途的传言不确,即令兵士散开,占据阵地,以俟后方步兵到达。四时五十分顷,步兵三十四标,到达前方,先遣骑兵团即撤至后方。其他无弹药的各部队亦相继而至,均停止在花神庙后方一带地区。时已午后六时顷。

到了午后七时顷,总指挥官令步兵第三十四标部队向雨花台攻击前进。并以一部绕攻水西门。八时顷,前线步兵开始跃进,是时,雨花台方向枪炮弹如雨注一般。所幸,地多起伏,又是夜间,加以雨花台的守兵,皆系盲目射击,无多大伤亡。至午夜,前线士兵已

进至雨花台的炮台前约一千余公尺，各士兵所带三粒子弹，都已射完，掩蔽在田埂后不能再进。这时，先锋队长唐有泰，中弹阵亡。其余两个先锋队长张国俊、潘绶丞，俱受重伤。士兵伤亡更重。虽然如此，但是官兵们不但毫无动摇之象，而且更加强了杀敌决心，至死不退，誓以血肉之躯，夺取雨花台炮台，以偿革命素愿。这时，前敌指挥官朱履先，在此弹尽援绝之时，身先士卒，挥着指挥刀，向前跃进，大呼弟兄们！冲锋！冲锋！这时前线部队同时发出了冲锋的尖锐号音，与弟兄们所喊出的杀！杀！杀的杀敌厉声，声声相应，响彻云霄，大家都以奋勇的精神齐向炮台冲去。卒以炮垒坚固，防御重重，连冲数次，均未奏功。这时，战场已是尸横遍野，无法再攻。总指挥官乃下令向镇江退却，因镇江原驻有三十五标可借以收容，总指挥官沈桐午只身向镇江逃走后，就未露面。至于徐绍桢在部队由秣陵关出发后，先把看守在镇部的两个旗籍军官予以枪决后，便微服沿宁镇大道东去。这时，粤、浙、苏、沪都已光复。驻镇江的三十五标和驻江阴的三十六标两统带都逃往上海租界里。第三十六标的管带林述庆（字颂亭，福建人，系福建武备学堂毕业生）便把第三十六标带至镇江与第三十五标会合，改称为镇军。在镇江宣布独立，攻占旗营后，便组织军政分府，被推为镇军都督。

徐绍桢微服到了镇江，便往访林述庆，述庆先拒而不见，后经左右劝说，方才延见，然未假以词色。绍桢此时，处境狼狈，住在万全楼旅馆内，度着苦闷生活，由其左右如陶炳南、陈仲福、茅春台等人，代为活动，借以缓和不满于进攻失利的空气。因这次进攻雨花台，本属冒险之举，由于徐绍桢的谎言，以致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九镇部队在这一战役中，虽然失败了，然而他们革命的积极行动和勇敢的牺牲精神，在军事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江浙联军编组的经过

江苏陆军第九镇部队进攻雨花台失败后，即向镇江退却。上海同盟总会获悉这种消息，认为南京是战略上的要地，势所必争。非攻取南京，不足以完成江苏革命之任务，抑且无以挽救武汉革命之颓势。乃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策动江浙各军编组联军，以为再次进攻南京的基本武力。并通电已经光复的各省，速派援军，共赴事功。当场推定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

这时徐绍桢正在镇江收容由南京退到镇江的部队，从事整编。即在镇江成立江浙联军总司令部，筹化进行。在此期间，上海方面，首先派党人洪承点为沪军司令，率领上海义勇商团和临时编成的学生军共约千人，开抵镇江听候调遣。吴淞方面恰有刚从广东开来的粤军统领黎天才所部六百余人，亦愿参加革命，共效驰驱。接着，有苏军统领刘之洁所部三千人，浙江司令朱瑞所部三千人，亦先后到达镇江。连同原来驻镇江的第九镇步兵第三十五标林述庆所部三千人，和柏文蔚所领的淮军两千人，徐宝山所领的扬军两千人，共约万余人，很快地就编成江浙联军。

江浙联军进攻南京的计划和部署

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在各军部队编制就绪后，召开各军参谋团会议，计议进攻南京。当时，在会议席上曾有过不少的争论，有的主张先夺天堡城，踞高临下，瞰制全城，然后进攻南京，较为有利。有的主张先攻雨花台，然后再合力进攻南京，比较容易得手。镇军参谋长许崇灏主张第一说最力，浙军参谋长吕公望主见亦同。

最后据多数意见决议，以联军主力攻夺天堡城，另外一部进攻雨花台，采用双管齐下的战术。当时，谌秉直以扬军参谋长的地位出席这一会议，除知道上述情况外，在部署方面，记得是这样的，以林述庆所领的镇军，朱瑞所领的浙军，和黎天才所领的粤军为主力部队，担任进攻天堡城。而以洪承点所领的沪军为总预备队。另以刘之洁所领的苏军担任进攻雨花台。此外，柏文蔚所领的淮军，徐宝山所率领的扬军，担任江防警戒和维护交通安全的任务。

程德全高资视师，天堡城展开血战

这时，革命军方面，商定由程德全出任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联军布置完成后，乃于十月初三日（旧历），在参谋长顾忠琛陪同下，亲赴高资视师，对官兵们慰勉有加，并召集各军将领训话，大意仍以勉励和督责等语，寄予殷切之望。各军官兵受了都督的这番鼓舞，莫不勇气百倍，咸盼赴战场，为民杀敌。

翌日，总司令徐绍桢发布总攻令，以浙军向幕府山炮台进攻。粤军向乌龙山炮台进攻。镇军向天堡城炮台进攻。另以苏军向雨花台炮台进攻。而以沪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尧化门附近。各军奉令后，即向所指定目标前进的。浙军朱瑞首先出阵，向幕府山炮台进攻，战至数日，迄未得手。这时，粤军已把乌龙山炮台攻下，乃与浙军并力合攻幕府山炮台，至九日拂晓始攻克之。但进攻天堡城的镇军，虽自四日起也开始攻击，但以城高险峻，屡攻不下，伤亡甚重。于是，总部乃急调浙军粤军协力助攻，再接再厉，彻夜血战，直至十一月三十日始把该城攻破一角。这时，镇军连长季遇春首先冲上该城。接着，浙军、粤军亦相继攻入，而沪军亦派队增援。至此，天堡城遂被联军占领。在天堡城酣战之际，雨花台炮台已被苏